

MAXIMUM
RIDE

疾速
天使

天使改造计划

[美] 詹姆斯·帕特森 著
黄静雅 译



接力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TIANSHI GAIZAO JIHUA

天使改造计划

[美]詹姆斯·帕特森 著
黄静雅 译



YZLI0890118690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Title: The Angel Experiment: A Maximum Ride Novel

Author: JAMES PATTERSON

Copyright: © 2005 BY SUEJACK,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改造计划 / (美) 帕特森著； 黄静雅译。—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

(疾速天使)

书名原文: The Angel Experiment

ISBN 978-7-5448-2266-4

I . ①天… II . ①帕… ②黄…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4349 号

责任编辑: 胡皓 张苗苗 李建霞 美术编辑: 张凯 版权联络: 吕越平

责任校对: 刘会乔 责任监印: 陈嘉智 媒介主理: 常晓武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4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8 000册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西索吕

塞斯·文

立白最爱·奇妙折纸书·动物大

爱奇事典·小清风·蝶又五开

奇妙折纸

献给凯利和凯文·欧空
致所有爱书的人：书也会带给你们爱

也非常感谢加百列·夏伯内，
我的搭档，

感谢她的雄心壮志和无以伦比的幽默感。

感谢玛丽·约旦，

感谢她的勇于相助，

和在故事曲折情节上下的苦功。



马克西

女，14岁

天使团的精神领袖，坚强自立，
有正义感、同情心，处事谨慎。

特殊技能：

火箭般的飞行速度，
猛禽般灵敏的耳朵。



气筒

男，8岁

恶作剧专家，精力过剩，
总会释放“臭弹”。

特殊技能：

精于腹语术，
能模仿各种人物和动物的声音。



方

男，14岁

沉默寡言的冷酷少年，
其实外冷内热，是个可靠的同伴。

特殊技能：

超强近身搏击术，瞬间隐身术。

依 吉

男，14岁

双目失明的冷笑话高手，
拥有高超的厨艺，爱发牢骚。

特殊技能：

炸弹制造达人，
能用触觉感知颜色、辨识伙伴。



安吉尔

女，6岁

金发碧眼“小萝莉”，
聪明绝顶，是大家都疼爱的小妹妹。

特殊技能：

精于读心术，
能用意念操纵别人的想法。



纳 吉

女，11岁

热情似火的超级话痨，
是马克西最坚定的支持者。

特殊技能：

无敌黑客，能感知物体上
残留的情绪和记忆。



目 录

序 幕 / 1

第一章 狼人从天而降 / 3

第二章 手臂里的芯片 / 31

第三章 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 125

第四章 机密档案 / 169

第五章 脑袋里的神秘声音 / 211

第六章 谁是我的爸爸妈妈 / 271

尾 声 / 331

思维的翅膀热而，黑色深邃的夜幕中，里那支。这用布在玻璃窗内燃，然后，在这个号的大滑梯上，人半着脚，想美的风和于总真一民，而“对等”也舞，漫过一个一个的脚。“大魔咒”半着的门，答为漏的纸半着，人果如假戏王林，冲的舞，脚就打转，脚于杀麻索管，江中领“外甥”梦归他，风小尖飞，式子的人们——一群像六个六星的百姓，出来的大事都找，被变乐珠的少年感的出，街来叫道，虽然的青的最年长。

恭喜！当你看到这段文字时，就意味着你可以平安地活到下一个生日。是的，就是你，正在翻书的你！别把书放下！我现在极其严肃地跟你说我的忠告！这是我的故事，我家人的故事，但很可能也会成为你的故事。在这点上，我们都一样，相信我吧！

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就直接开讲了，你努力跟上！

我的名字是马克西，今年十四岁，现在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所谓家人，也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五个孩子而已。

我们，嗯，怎么说呢，可以说算是个奇迹。这可不是自我吹嘘，我们这样的孩子你可从未见过。

基本来说，我们还算挺酷的，都是好人，也很聪明，但绝不是泛泛之辈。我们六个——我、方、依吉、纳吉、气筒、安吉尔——都是被一群最病态、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科学家们创造出来的“杰作”。他们把我们当成实验品，让我们拥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体机能，剩下的百分之二则能起到想象不到的重大影响，让我详细地告诉你吧。

我们在“学校”长大，这是个半实验室半监狱的地方。



在那里，我们像小白鼠一样被关在笼子里，而我们现在能思考和说话实在是个奇迹。当然，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在“学校”里，还有另一项趋于成熟的实验：制造半人半狼的掠食者。他们被称作“清道夫”。他们一个个强硬、敏捷，难以控制，看起来似人，需要时却能变异成狼人，身披毛发，牙尖爪利。他们是“学校”的守卫、警察和杀手。

对清道夫们来说，我们就是六个移动靶——拿聪明人做对手是他们的乐趣。总的来说，他们想把我们的喉咙咬断，让我们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但我还活得好好的，在跟你们讲故事呢，不是吗？

这个故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也会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不是今天，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因此，千万千万要相信我说的话，我历尽千难万险，告诉你们我和我家人的遭遇。你们一定要记住：

读这本书，一直读下去，不要让任何人打断你。

——马克西，还有我的家人：方、依吉、纳吉、气筒、安吉尔。

欢迎来到我们的噩梦。



第一章
狼人从天而降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我大喊着，冲向狼人。它们冲向我，我冲向它们，它们冲向我，我冲向它们……它们的尖牙利爪，它们的长腿长臂，它们的凶狠和残忍，它们的野蛮和粗鄙，它们的冷血和残忍，它们的凶狠和残忍，它们的长腿长臂，它们的尖牙利爪，它们冲向我，我冲向它们……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我大喊着，冲向狼人。它们冲向我，我冲向它们，它们冲向我，我冲向它们……它们的尖牙利爪，它们的长腿长臂，它们的凶狠和残忍，它们的冷血和残忍，它们的凶狠和残忍，它们的长腿长臂，它们的尖牙利爪，它们冲向我，我冲向它们……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危险时，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不管你遇到什么状况，都似乎已离你千里之外。比如说，现在。

“跑起来！加油，跑啊！你知道你可以的！”我喘着粗气，脑子在高速运转——我可是为了我的小命而奔跑啊。我只有一个目标：逃走。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奋力向前跑着，手臂被荆棘划破，没什么大不了；我光着双脚，似乎每一块锋利的石头都来趁火打劫，不过这不成问题；我的肺因呼吸而疼痛，但我能应付得来。

只要能拉远我和清道夫们之间的距离，什么样的疼痛我都能忍受。

是的，清道夫。那些半人半狼的变异生物，经常都是全副武装、嗜杀成性。现在，他们就在我身后。

明白了吗？就是这种情况，把一切事物都从我身边赶走，赶得远远的。

“快跑！你比他们都快，你可以跑过任何人！”我从未离“学校”这么远过，现在已完全迷路了。但我的胳膊还在不停摆动着，双脚踏过一片矮树丛，眼睛焦急地扫视着前方昏黄的光。我可以跑过他们，只要能找到一块足



够大的空地，这样我就能……

哦，不，该死，不要啊！那些古怪的寻血猎犬循着森林中的气味向我追来，嘶吼个不停，让我头晕目眩。我可以跑过人——所有人，包括只有六岁大的安吉尔，但没人能跑赢这么一只大狗。

“狗啊狗，你们快走吧，让我再多活一天吧！”

他们逐渐逼近，前方的丛林里透过些许昏黄的光线。是空地吗？必须得是！一定要是啊！只有空地能救得了我。

我挺起胸，在树林里冲刺，身上渗出的冷汗闪着亮光。

到了！

“哦，不，天哪！”

我手臂摆动着，脚拼命蹬着地上的岩石，努力让自己停下来。

在我前面的并非空地，而是悬崖。陡峭的岩石垂直延伸下去，深不见底。身后的森林里到处都是口水横流的寻血猎犬和发了疯的全副武装的清道夫。

两条路横竖都是死。

寻血猎犬们兴奋得狂吠不止，它们找到了猎物：我。

我往死亡之崖下稍看了一眼。真的，现在我别无选择。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和我一样选择。

我闭上眼睛，张开双臂，让身体从悬崖边落下。

清道夫们在悬崖边愤怒地咆哮着，猎狗也歇斯底里地叫个不停。接着，进入我耳朵的，就只有空气快速流动时大风刮过的呼呼声了。

那一秒钟真是见鬼的宁静！想不到，我居然笑了。

接着，我深吸了一口气，尽可能快地张开了我的双翼。

我的翅膀长约十三英尺，白色的条纹之间掺杂着一些棕褐色的小斑点，像极了人脸上的雀斑。空气托住了翅膀，猛地一下，我开始往上升，好像刚扯开了降落伞一样。

给自己的备忘：不要突然张开翅膀。

战战兢兢的我用尽浑身力气，一上一下地挥动着翅膀。

天哪，我真的在飞，就像我以前梦见的一样。

悬崖底部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渐渐离我远去。我大笑不已，猛地向上飞去，感受着自身肌肉的力量，感觉空气从我辅助飞行的羽毛间呼啸而过，风儿慷慨地将我脸上淋漓的汗水吹干。

我猛地飞到了悬崖上方，将目瞪口呆的寻血猎犬和怒火冲天的清道夫们抛在身后。

其中一个脸上毛茸茸、满口阴森白牙的家伙举起了手中的枪，我那破碎不堪的睡衣上多了一个红色的光点。想要我的命？没门儿！我这么想着，向西急转而去，让阳光直接射在他那急红了的眼睛上。

今天想要我的命？绝对没门儿！

2

我猛地从床上直直坐起，手捂着心。

我不由自主地检查着睡衣，没有红激光点，也没有弹孔。我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般倒在了床上，浑身瘫软。



天哪，我恨这个噩梦！它总是千篇一律：先从学校逃走，后面的清道夫和寻血猎犬穷追不舍，接着我从悬崖上坠落，忽然一下子，我又飞了起来。每每从这样的梦中醒来，我都觉得自己刚刚离死亡不过一线之遥。

给自己的备忘：和自己的潜意识聊个天，鼓舞一下它，争取下次做个好梦。

今天很冷，但我还是强迫自己离开了舒适的床。我满身汗水，不过令我惊奇的是，纳吉居然把要洗的那堆衣服拿走了。

大家都还在睡梦中，我可以享受一下片刻的宁静，接着就要投入繁忙的一天了。

去厨房的路上，我从大厅窗户望向窗外，一切是那么美：晨曦从山顶缓缓地绽放出金色的光芒，清澈的天空，山峦内侧隐匿着黎明前的黑暗，全世界仿佛只剩下了我自己。

我和家人一起，在高高的山上，非常安全。

我们住的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像个立起来的字母“E”，E的那几横采用悬臂的方式建造，将房子支撑在一个陡峭峡谷的上方。每每望向窗外，我都觉得自己飘浮在半空中。要是把“酷”分成十个等级来打分的话，这房子绝对能轻而易举拿个十五分。

在这里，我们一家人都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我说的自由，是真真正正的自由，因为我们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了！

关于那段漫长生活的故事，还是留着以后再说吧。

住在这儿最美好的事就是，绝对没有成年人的打扰。我们刚住过来时，杰布·巴彻尔德就像爸爸一样照顾着我们，

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们都没有父母，但杰布对我们的关心程度和亲生父母相比一点儿都不逊色。

两年前，他突然不辞而别。我们都觉得他一定是去世了，但大家都不愿意提起这件事。现在只剩下我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告诉我们该吃什么，什么时候上床睡觉。当然了，除了我，我的年纪最大，因此我努力让一切都正常运转。这工作难度不小，而且没人感激我，但必须得有个人承担起责任来。

我们没有上学，不过还好这里可以接入互联网，让我们可以获取信息，不至于成为文盲。我们没有老师、医生，也没有社工前来敲门。道理很简单：只有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在厨房里弄吃的，忙得团团转，这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早上好，马克西。”

3

“早上好，气筒！”我向他问好，接着看着这个八岁的孩子重重地坐在餐桌前。我摸摸他的背，在他头上亲了一下。当他还是个小宝宝时，我们就叫他“气筒”了。我们能说什么呢？这孩子的消化系统真的是有问题，所以只能给大

家一个忠告：待在上风处。

气筒朝我眨眨眼，那双湛蓝的眼眸充满着信任。

“早饭吃什么？”他挺直身体坐好，闪亮的金发调皮地在头上乱翘，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幼鸟柔软的羽毛。

“嗯，是个惊喜。”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吃点什么。

“那我去倒果汁吧。”

听了这话我简直心花怒放。气筒和他的小妹妹安吉尔都是特别特别懂事的孩子。六岁的安吉尔和他是我们中唯一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但无所谓，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

过了一会儿，高大、苍白的依吉也无精打采地踏进了厨房。

他闭着眼，准确地倒在沙发上。双目失明的他只失过一次手，那次我们都忘记告诉他家具的位置变了，让他吃了不小的苦头。

“嘿，依吉！赶快醒过来吧！”我说道。

“才不！”他睡意十足地哼哼着。

“好吧，”我说道，“那就别吃早饭啦！”

我带着美好的愿望在冰箱里翻找着——希望食物仙女来过了，赐予我们美食——直到发现有人在戳我的脖子。我赶忙直起身来，回过头去。

“你可以停下来了吗？”我呵斥道。

方老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们旁边，都不知道他打哪儿冒出来的，简直就像幽灵一样。他镇定地向我问好，着装整齐，面露机警，长长的黑发梳起来在身后轻轻地荡着。他比我小四个月，却比我高四英寸。“停什么？”他依旧那么镇